



贈餘雜錄
五

1冊5
48
5



平田

門 48 卷 5

贈餘雜錄卷之五
 宋寧宗慶元中韓侂胄當國執柄殆排斥正人置趙汝愚於死地引進何澹胡紘之輩朱熹艸奏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迭諫以為必且賈禍問人蔡元定入諫請著龜決之遇遜之同人朱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遜翁余謂凡勢之既成事之既斷理之既明豈詢乎蒼龜哉朱熹大賢也元定何假乾龜枯蓍而決焉朱熹亦惟如太公折箸焚龜敗紂于牧野而可也否則只初無奏藁而止也雖後學非所敢輕議千慮一得高

贈餘雜錄卷之五



明其舍諸而止也觀其學非徒如陳詩十惠一詩高
 明慈谿顏鯨易學義林掇古人言論以明文辭引古
 人事跡以証文意使觀者得其大槩且於趣卦後著
 無用無功之論亦好玩味
 羅隱蜂詩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黃山
 谷詩稚蜂趁衙供蜜課此等句寓諸微物能說世之
 終身役々遑々而無裨於已者之態了了可具千載
 按杜甫初居秦州後寓蜀郡裴冕卜城都浣花溪葺
 草堂居之冕去公暫還梓州及嚴武鎮蜀公往依之
 武死亦將北還秦中遂去蜀郡有路經灩澦雙蓬髮兵

天人滄浪一釣舟之句舟經湘楚發潭州下洞庭客
 死潭岳之間一日誦岳陽樓詩回憶杜甫以挺特之
 才屢值世亂一生流離困窮病死天乎命乎千載之
 下使人痛惜悽惋聊拾記其始末
 中庸第十一章註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
 問官之類異端辯正嘉靖中樂平詹陵撰孔子世家云孔子適
 周問禮於老子愚按孔子師老子之說肇於莊周之
 師老子故其著書獨推老子至假設孔子師老子言
 語與之漢儒輯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
 老子傳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聖人之後鮒作家語著

老子觀周篇事實據以為證而孔子世家謂孔子作乘田時適周問禮於老子至朱子錄世家之語於魯論之首亦存之未刪由是益堅後學之信殊不知莊周之書多駕空寓言借重孔子大聖以尊其師後人不察禮記家語史記世家皆出於莊周之後而問禮於老子之語備載諸書莫知何自其誣侮聖人甚可恠也况老子之學治身心而外老子天一國家厭薄禮學曰禮者老子不德章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若此果何有於禮而孔子問之耶且禮記云吾聞諸老聃鄭氏之註以老聃乃古壽考之林石梁王氏謂老聃非作五千道德言者則

問禮於老子之事決不可信侯師聖程門高第亦承漢儒之誤以孔子問禮歸之老子而朱子又引解中庸何吾闢邪崇正之儒亦欠察考而誤聖人吁可慨也夫

指商錄
吟嘯集
集杜詩
即別集
也

宋丞相信國公文山文先生全集有文集有別集有附錄如先生所作集有未載者為拾遺後世為先生而作繼附錄者為續錄凡二十六卷余暇日觀覽姑寫一二于左○題滕王閣 五雲窓戶瞰滄浪猶帶唐人翰墨香日月四時黃道闊江山一片畫圖長迴風何處搏雙鴈凍雨誰人駕獨航回首十年此漂泊

閣前新柳已成行○五色賦記孟春之二十五日
發舟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宰趙孟僚送縣志遺逸門
一段云寇豹與謝觀同在唐崔喬孫門下以文藻知
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死
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
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
之年血流漂杵前輩游戲文字足以解人頤如此客
曰更做之作黑賦如何予應聲曰孫臏銜枚之際半
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予曰君盍
賦黃賦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

青塞馬之前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
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曰黃曰青不于其
蹟而于其神亦一時興致所到因反觀寇謝前作惟
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不免著迹且
漂杵是武王一處事燎原與田單不相于一客改之
曰堯時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
地一客又曰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
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浸一天予謂前作已是劣劇後
來者又進乎滑稽矣因次第其高下赤豪雄第一黑
深妙第二黃神俊第三白脫灑第四青風韻第五或

以黑為冠予亦莫知其定因記之以論觀者五雜
組載此數句塞馬作油幕好對紫門子或又賦黃曰
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嘔落英霜瀟彭澤
升菴改黑賦曰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
張孔鬢似鴉翎○深衣吉凶通服說深衣篇太槩三
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
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為容以下是也第三節
言其用可以為文可以為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
畢竟義為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
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

考之本篇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
軍旅而不曰可以弔喪可以受弔曰善衣之次而不
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
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
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
代喪服也其必以為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
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也
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
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
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

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且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

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者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問傳太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太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縗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為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為其母若父卒為母大功

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
為大祥之服而亦為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
緣以縗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為吉服而言然略以
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
而以精粗為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
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為經此今世極細
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為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
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
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
布適同而為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

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緇帛練色則專當施於
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
士大夫皆以為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帛喪用之則
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
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畫飾為美此恐專為
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縗自是喪服本
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屨
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
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
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

月食金卷五
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
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
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
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
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
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
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辨之夏之冠曰
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
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
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

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
而冠屨當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
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
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
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
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
冠某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
其以深衣爲吉服則今之緇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
爲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往弔者
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弔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

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
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
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
尚以俟有考者○顏杲卿常山義旗奮范陽更喉咽
胡雛一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鋌
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讀公此詩不得斬祿兒頭
徒使顏杲卿且歎美杲卿殺身以報國息悲楚憤
鬱之情殆溢于筆外○哭文丞相尚書東平徐世隆
太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皇封
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海嶺風霜草

乃胡瓦
切音寔
剔人肉
置其骨

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虞伯生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
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
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酒淚時
慕樂厭苦是世人之常也昨樂而今苦昨苦而今樂
一飽一飢既有定分人壽危淺實難期况來日月
乎富貴之崢嶸貧賤之齷齪樂與苦齊歸土饅頭其
間之事惟如鑽燧星瞥電影南槐夢耳人何不警覺
之甚可笑可悶
日月有湧沒潮汐有吐吞艸木有榮枯禽魚有變化

月食金 卷五
生生不意是天地之無盡藏也耳目口鼻手之把捉足之步履心之虛靈知覺是人身之無盡藏也蓋格物君子理會了

一日偶出遊男格菴亦從行為鑿澄潭陟峻嶠可謂閑中奇趣余曰惟非鑿與陟要使心如潭之澄行如嶠之峻格菴賦律其一聯云斷岸思那峻澄潭愧此明

宋周遵道豹隱紀談杜工部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鄭都官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太傅云鬢為愁先白顏因醉後賴陳后山云髮短愁催白

顏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余謂宋之間詩愁髮含霜白衰顏寄酒紅亦同體

偶遊遨一士夫家假山庭池奇樹異石頗愜幽情沒來之景壁間掛畫朝陽補衲一幀上有詞云乾坤更有垂絲物楊柳朝陽又海棠語極拙字極俗理又不融余問主人此何人作哉主人曰國師春屋所題也且就審觀焉朱印章有宗園二字嗚呼世之衰才之難國師尚然況其餘髡徒今世禰名僧智師者黃茅白葦殊甚矣或扁于齋室或塗于屏障豎軸橫幅其楮裝之美不可言每家以為珍襲無一見而不嘖嘖

蓋潤華厭飲茗戰之流不知不覺自愛自貴遂為之
梯媒為之簞揚為之誘掖之使然者耳或人曰禪不
貴文字只貴悟道余曰其然豈其然乎昔時禪林之
英茂代不乏僧遺文殘稿亦有可觀者所謂義堂絕
海等也彼胡無悟道乎何故有文才之僧無悟道而
不貴之文盲之僧有悟道而貴之耶是文盲非有悟
道而世人之無悟道故也可笑凡文字於悟道猶如
車湊輻而成輪琴會音而待指矣子若熟思則理過
半矣或人首肯

萬葉集和名集並用漢字而不用倭字蓋古之人多

識漢字而不識倭字至乎東往復亦爾空海造以呂
波以便童蒙是故後人通用不識漢字殆如盲聾今
則結繩上世乎否可笑至醫亦然翠竹道三撰濟民
記等用倭字欲使蒙昧知治療可謂其志懇矣然由
是世人用其易解者不讀醫經醫師多為啞羊亦可
惜也

國朝貴醫大過於中華使醫居於逢掖之上古人以
方術為賤役今何貴之甚耶蓋人不知聖賢之道也
醫之老而顛禿面皺不得讀字然稱世業醫而家傳
之有自也美其衣服華其第宅豐其饗食媚竈于當

路秉權乞墻于貴豪大家及施刀圭偶得痊愈厚餽
金帛饒賜菜地所謂用險以徼幸者邪其子其孫駕
駟之材雖不辨菽麥亦世秩祿駕輿率僕衣裳翠紫
纓徽流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彼平生謬治瘵殞民
命于千下者不可枚舉人鬼若有靈黃壤泉下相哭
泣相怨恨耳

接人處事欲其無心也水能溺人人無怨於水火能
焚人人無怨於火蓋水火本養人之物而人自取禍
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何也非無心矣無心
者何也居理待應之謂而非木之槁灰之死矣人非

水火豈果可使人心如水火乎居理待應如無固拗
之心是無心之謂漆園虛船來觸之喻偏于無心空
于居理所以為異端也

聖人之學萬物一體之學也非如異端曲學區彼此
隔物我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以
我之明德推明于天下非一體之仁而何耶然則墨
翟兼愛之流乎曰否萬物一體者猶如耳目口鼻四
肢百骸統攝于我身也尺寸之膚無不愛然有物觸
頭自以手臂障之是頭自貴手臂賤一體之中自然
有此差等非強而差等之也故曰老吾老及人之老

然則舜罪四凶孔子誅少正卯果一體之仁有乎曰
命是亦一體之仁也聖人之誅惡人欲生其善人也
譬諸治病者之用鍼與灸非惡其命火皮膚而鍼灸
之破其體也譬諸種樹者之去其病葉廢枝寧為惡
樹乎寧為愛樹乎譬諸沐者寧為損髮乎寧為長髮
乎聖人殺人殺亦生道為耳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陳仁錫無憂園集以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
江干杜之一聯分篇曰豈集曰有集曰文集云云近
代墨士好奇過巧編纂亦非古意

王充論衡三十卷八十五篇首有逢遇累害命祿氣
壽之篇終有自紀第十卷有非韓刺孟之篇大抵駁
雜僻異之論而非淳粹渾融之言
揚補之子雲之後善画梅秦檜求之不與也號逃禪
老人

眾議成林無翼而飛 淮南子

林子全集林子曰見南子者禮也而子路不悅者何
也豈聖人之心有不白邪即不白矣聖人固無損也
而必失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為而已矣而况
失乎

長洲王楙野客叢書附錄云今之與揚墨辯者如追
放豚既入其立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為苦蘭也非也
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嗜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
能治邪說者也余不好此等新解
韓愈筆解云人之生也直直當作德字之誤也言人生
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若_{古書德}
○君子不施其親施當為弛言不弛慢所親進賢人
○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時當為待筆解之說此類甚
多豈以聖經為誤文多而悉改易之哉况據本文自
有箇深義乎

四書章句本載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之說多發明於
朱注不可不玩索

知新日錄多引高中玄說後閣中玄問辨錄凡十卷
有自序中玄諱拱萬曆中人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者仲山甫也我心如秤不能為
人作低昂者孔明也此等氣魄人當思如之何耳世
之離寒附熱吮癰舐痔者往往執國柄雖欲善治可
得哉

元耶律楚材多直言告元主曰人主興一利不如除
一害此言極有味

許魯齋云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可謂簡易精當之言矣。一是有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之意。一是有觀過斯知仁矣之思。

性理群書朱子門人熊節編輯載濂溪先生拙賦云。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有註解不贅于此

千一疏新都巨源程洵著。化理編輿地編學詮編尚志編等九。二十二編也。大槩二教混一之說。而服儒處處多理義辨論。雖有可取。竟不淳粹。一二記于下。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子貴名。耶曰仁也者。人也。人而去仁。弗人矣。誠思所以為人。詎得終食違哉。造次如是。顛沛如是。而富貴貧賤亦如是也。博古學也。通今學也。啓後學也。尚古者拘執。今者鄙暗。後者泥。○儒者曰良知。佛者曰般若。儒者曰格物。佛者曰剎塵。夫道一而已矣。知是知非者。知也。非良也。無是無非者。良也。進於知者也。般若即良知行深。般若即致良知語致而遺良語。良而遺致皆非。觀自在矣。○不欲人之加諸我。無我相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人相也。人我相忘。乃為至境。此之為克己。此之為歸仁。顏

氏之子庶幾乎曾子之唯忠恕猶少間於一貫旨也
 况貨殖賜哉○毀人者人亦毀之非毀人也乃所以
 自毀也自毀非直也譽人者人亦譽之非譽人也乃
 所以自譽也自譽亦非直也故曰吾之於人也誰毀
 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毀譽亡心矣
 燕泉何孟春餘冬錄云孟子曰堯之於舜使其子九
 男事之丹朱非九男之一與孟子曰丹朱之不肖
 之子亦不肖舜之子商均也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
 不子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子其子而授禹至
 公也堯子有十則所謂九男者無丹朱矣舜子九但

呂氏書云耳帝王世紀堯取散宜氏生丹朱又有庶
 子九人皆不肖以天下命舜舜次妃女英生商均又
 有庶子八人皆不肖以天下禪禹是又求合呂氏書
 所云者呂氏勿論孟子九男事之語自可疑堯誠有
 九男安得皆不肖其中苟一足用為善堯必不置之
 而以天下屬他人為此非常之行矣然則堯子必無
 十人舜子必無九人也云云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
 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
 性記言正心尊德孟子言存心養性程子曰道未始

有天人_ノ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
胡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欲
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
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一日閱類聚國史卷之十一云清和天皇貞觀八年
二月十四日戊子勅去閏三月十日夜應天門及東
西樓觀忽有火災皆悉灰燼求之著龜猶見火氣自
非神助災何消伏宜令五畿七道奉幣境内諸神仍
須長官潔齋躬向社頭敬以奉進必致如在○五十

四云淳和天皇天長二年三月甲子常陸國人丈部
子氏女叙位二級終身免其戶田租用旌貞節也子
氏女年十五適於同鄉又勲七等新治真軍經十八
箇年夫死之後常掃墳墓朝夕悲泣雖經多年無變
其志○平城天皇大同二年三月辛卯相摸國愛甲
郡人物部國吉女一產三男賜稻三百束
徐敬德花潭集上下卷余藏之書櫃多歷甲子今寫
鬼神死生論一則于茲徐敬德云程張朱先生說極
備死生鬼神之情狀然亦未肯說破所以然之極致
皆引而不發多學者自得此後學之所以得其一而

不得其二傳其粗而不見十分之精某欲採三先生
之微旨以為鶻突之論亦足以破千古之疑程曰死
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此盡之矣吾亦曰死生人鬼
只是氣之聚散而已有聚散而無有無氣之本體然
矣氣之淡上清虛者彌漫無外之虛聚之大者為天
地聚之小者為萬物聚散之勢有微著久速耳大小
之聚散於太虛以大小有殊雖一草一木之微者其
氣終亦不散况人之精神知覺聚之大且久者哉形
魄見其有散似歸於盡沒於無此處率皆不得致思
雖三先生之門下亦莫能皆詣其極皆撻拾粗粕為

說爾氣之淡上清虛原於太虛之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之始聚之有漸以至博厚為天地為吾人人之散
也形魄散耳聚之淡上清虛者終亦不散散於太虛
淡上之中同一氣也其知覺之聚散只有久速耳雖
散之最速有日月期者乃物之微者爾其氣終亦不
散何者氣之淡上清虛者既無其始又無其終此理
氣所以極妙底學者苟能做工到此地頭始得覩破
千聖不盡傳之微旨矣雖一片香燭之氣見其有散
於目前其餘氣終亦不散焉得謂之盡於無耶按原
理氣理氣說太虛說鬼神死生論等之四則皆敬德

病亟時所著又有溫泉辨聲音解皇極經世數解六十四卦方圓之圖解卦變解今不盡寫
 陸放翁詩前集十卷後集八卷劉辰翁會孟選一日
 余偶爾吟唔寫一兩篇以備觀玩
 夜讀兵書孤燈
 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戰士
 死所有耻復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疎陂澤
 號飢鴻歲月多貧儒歎息鏡中面安得長膚腴
 雪後尋梅雪裏芬芬亦偶然世人便為占春前飽知耗
 李俗到骨何至與渠爭著鞭
 按古人論陸務觀詩
 曰劍南之學出於曾茶山茶山之學又出於韓子蒼

三家句律大槩相似至放翁則加豪矣
 余家藏山谷外集十七卷別集上下卷者久矣外集
 嘉定元年戊辰青神史容所註晉陵錢文季為序容
 號滌室居士仕至太中大夫晚謝事著書不自休嘗
 為補韻及三國地名皆極精密別集青神史李溫所
 註溫蓋容之孫也
 國朝五岳僧徒從古迄今惟讀
 內集而不讀外別集故漆桶子抄出帳中香等刻諸
 桐梓流播於世惜哉讀內集者不讀外別集殊揭欲
 獲其未讀者讀焉今外別集中書三四篇以慰目下
 謝周文之送猫兒養得狸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

風一簞未厭魚餐薄四壁當今鼠穴空
池口風雨留三日孤城三日風吹雨
小市人家只菜蔬水遠山長雙屬
主身間心苦一春鋤翁從旁舍來
收網我適臨淵不羨魚俛仰之間
已陳迹莫恣歸子讀殘書題子瞻
墨竹眼入毫端寫竹真枝放葉舉
是精神因知幻物出無象間取人間
老斲輪梅花障蓋半面依篁竹隨
意淡粧窺野塘飄泊風塵火滋味
一枝猶傍故人香註此言雖飄泊風
塵而清香不改山谷蓋以自況也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愚虛堂云
陶靖節雖是箇

俗人却有些衲僧說話余謂從釋而
言焉則謂髮管披緇為真謂不髮首
不披緇為俗矣從儒而言焉則草木
鳥獸魚鼈皆真矣况人乎豈指聖人
君子以為俗哉真云俗云是外氏之
臆說也天澤妄指淵明而為俗人亦
孺見南山之句為有些衲僧說話欲
得淵明墮于死炭寒灰之禪窠裡焉
可笑噫彼可欺一人而不可欺萬人
可欺一世而不可欺百世安知淵明
知命樂天而揚鬢乎渤澥振翻乎雲
霄哉此等事雖不足掛眉睫間聊以
筆代鐵兩片皮客曰天澤此萬衲表
褻一時楚翹而明南浦之嚴父大燈
國師之祖

父也豈無知無覈而言之哉余曰道與理殊凡薰蕕
之不同寒熱之不齊物皆然彼縱有鍊佛鍛祖之手
段至識淵明則決不足為一毫之資也寧亦窺其藩
籬哉子莫復言焉只當令退步省覺矣客迥然退
難經二十五難曰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
形馬玄臺正義云按此難謂心主與三焦俱有名而
無形滑氏亦以為無形矣按銅人書載心包絡在心
下橫膜之上豎膜之下與橫膜相粘而黃脂裹者心
也其脂膜之外有細筋膜如絲與心肺相連者心包
也又按三因方云古人謂左為腎藏其府膀胱右為

命門其府三焦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
對有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於腦所以經云男
子藏精女子繫胞以此推之三焦當如此說有形可
見為是有一舉子徐道者少嘗醫療病有精思曰齊
嘗大饑群丐相鬻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者
視五藏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
對有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則導引
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
焦也夫觀此一說則以心包三焦俱為有形乃今考
本藏論勇等篇始知三焦惟有形故有厚薄緩急直

結橫縱不然則諸篇無此語矣况又通考內經又知
 六府皆有形故各有經絡俞穴氣血疾病又云但越
 人之病根全在將上中下之三焦與手少陽之三焦
 混而為一故以上中下無形之三焦視手少陽有形
 之三焦耳又云手少陽三焦當從膻上中下三焦當
 從焦然而皆謂之三焦者何也蓋焦字從火滑氏謂
 是腐熟水穀之義則上中下之三焦當從焦字為宜
 且以三部而得名也手少陽之二焦其決瀆之功與
 膀胱等又與上中下之下焦同功故因此而得名耳
 然不曰下焦而曰三焦者以其名之全而不偏也况

經典中多有名同而實異者如腹中論之伏梁陰陽
 別論之息貫根結篇之命門俱與難經不同豈得以
 二項三焦同名而無所別乎且手少陽三焦之焦字
 當從膻從肉故也余偶讀正義文長而義精不堪衰
 病簡畧謄寫耳方技家不可不讀者耶
 夏曰夏后氏殷周曰人班固白虎通云夏禹受禪為
 君故稱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天下故稱人
 孔程傾蓋程子名本見孔叢子
 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
 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以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

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汝往燕之處是之無禮非婦無禮於是孟子自責不去婦

陶淵明集八卷梁昭明太子統撰并序至大明正德年中北郡李夢陽再序今聊記責子一篇于茲舒儼宣侯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白髮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侯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佟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皇明文衡

休寧程敏政輯著

皇明開國功臣錄

定遠黃金著

皇明政要

上饒婁一性著

北狩事蹟

金臺楊銘著

桃谿集

台州謝鐸著

否泰錄

永安劉定之著

病逸漫語

崑山陸越著

龍飛紀畧

詔安吳朴著

綠雪亭雜記

清江敖英著

瓊臺類稿

丘濬著

史李温云春陵新志云濂溪在管川門外二十里周元公故居又按何棄管道齋詩序春陵郭縣曰管道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又按春陵舊志載章穎云嘗以管道古碑大富橋記攷之自有所謂濂水又按朱文公濂溪先生事狀云按張拭跋先

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瀛溪隱居在營道縣營樂鄉
 鍾貴里石塘橋西而邵武鄒勇諺嘗至其處溪之源
 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號樓田又按
 春陵新志載熙寧中陳令舉作廬山記云由江州之
 南出德化門五里至延壽院舊名羅漢壇又五里至
 石塘橋有瀛溪乃茂叔自名然則春陵之瀛溪乃先
 生之故居也九江廬山下之瀛溪則先生曰其溪而
 名之以識鄉國之思耳又如石塘橋恐亦同為寓名
 此如東坡世居我眉之下而因汝州我眉山以寄意
 焉

凡曰一言者謂一字也然論語為政詩二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宜聖以思無邪三字為一言中庸序
 允執厥中朱子以允執厥中四字為堯之一言
 項王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
 人敵耳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班超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
 能久事筆硯間乎梁竦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
 食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愚謂丈夫之處世也不可無
 此等氣魄蓋志所定向亦不可不辨義與利不厭惟
 是功名富彊之術非聖賢治平之道

身居山林心馳城市間中之忙身居城市心在山林
 忙中之間間與忙當知在人人方寸地
 類聚國史二百卷管僕射道真纂輯余所觀者闕而
 不全纔不過二十策耳可甚憾焉因記余總角之日
 拜北野管廟社司之有識余者索賦詩不獲堅拒題
 一絕句再書于茲步入松林塵不飛宮牆梅萼弄春
 暉謔波莫恨溺忠骨廟食幾年鎮帝畿
 後漢趙岐字邠邠京兆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行娶焉
 融兄女仕州郡以廉直疾惡為官官唐衡兄玠所贈
 東進進寶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字賓右年二十

餘識之載歸藏之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
 章及唐氏滅因赦乃出獻帝徵拜太常年九十餘卒
 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

洗冤錄趙維城著文天祥序自鳴集周汝明著文天
 祥跋

上梁

上梁文自唐李始凡建宮殿上梁之時頌美作室之
 意而書紙以置梁東西南北見剪燈新話及文天祥
 集國朝建神廟佛堂書檀越主名暨功德於札而
 釘棟梁相州建長寺虹梁銘宋隆蘭溪平時賴
 書

李水魯神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亦然者曰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三大圖楊鉄匡云坡翁跋石恪所書以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

叔善室圖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為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辭命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々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出輟畊錄
易學義林艮卦註云程子曰有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楚侗耿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山陰王畿曰陽明先生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

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耳聖人微言見於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

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於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萬卷丹經有能出此乎無思無為非是不思不為也念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以終日思而未嘗有所為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

月食金卷三
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未
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
能外此者乎余謂陽明洞王伯安之言徒墮虛無殊
昧生死者之大藥劑也不可不讀焉邇日下一謾語
併錄于茲死生之理易甚了解也何疑之有如能近
取譬則死猶呼生猶吸乃一氣之消息聚散而已諸
儒葛藤繳揚殆盡子程子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蓋
不如此言之簡而明焉
古洲聞朱子潮汐之說因廣其義朱子稱之曰吾言
所未及者莊父盡之矣其說曰江海之水朝生為潮

夕至為汐日大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大陰也合於
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相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
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
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
望一朔一晦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
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地下之中
而會于月潮于寅則汐于申潮于巳則汐于亥兩辰
而盈兩辰而縮朔後三日生明而潮壯望後三日魄
見而汐澗每歲仲春月薄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
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弱於大暑暑陽而縮陰

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汐出温陵紫溪蘇濟文場精騎

天龍寺開山夢窓諱疎石特賜夢窓正覺心宗普濟

玄猷佛統國師嗣佛國國師自號水訥叟勢州人即

勢州源氏宇多天皇九世孫觀應二辛卯九月三十

日寂壽七十七塏于雲居菴

薛瑄云令一小童燒栗忽殼破聲爆可畏蓋熱氣在

內不得出故奮裂而有聲先儒論雷霆之理益如此

浮圖氏云印度之論有二馬一曰述論第十二祖馬

鳴大士之起信是也二曰釋論第十四祖龍對大士

之智度是也積而成藏其製摩踰一矣然而述不包

釋釋能包述釋監於述

國朝年號權輿于文武大寶先是雖有善記等之
年號事不實故不用

呂洞賓謁黃龍時值龍陞堂龍曰衆中有竊法者呂

曰雲水道者龍曰雲盡水乾時如何呂不能答龍曰

汝但問來吾為汝答呂曰雲盡水乾時如何龍曰黃

龍出現呂忿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

山川此意如何龍曰守屍鬼呂曰爭奈囊中有長生

不死藥乎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含愠而

去至晚飛劍脅之劍不能入卓立於地呂拔劍不動

遂拜求指歸龍厲聲曰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已
 於言下有省作偈禮射而已嗚呼古人初無拘縛理
 長則就也洞賓更其鍊術而歸正法出中吳沙門
景隆尚理編
 後世之髮首穿紫衲纏金欄眩耀俗眼高尚薄德違
 佛制者甚矣余一則以驚一則以訝日記如來著鹿
 布僧伽梨天台唯被一衲南山繒纈不負荆溪大布
 而衣永嘉衣不贊口豈不箴警乎
 陸游務觀宿楓橋詩七年未到楓橋寺客枕依然半
 夜鐘風日未須輕感慨巴山此去尚十重
 讀史文天祥自苦英雄士還為薄命人孔明登四十

韓信過三旬壯志摧龍虎高詞泣鬼神一朝事千古
 何用怨青春

詠良知示諸生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

基掩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因窮蓋

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

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騷鯨

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為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

閱此間及之兩出王陽
明文選

多羅木萌芽青嫩可食惺窩曰本草香椿與此相類

或入云柳栗亦此類乎又云柳栗堪作杖故云柳栗杖

信義堂云八詠者越之東陽也八境者楚之南康也八景者蜀之萬川也楚桃源也瀟湘也而悉託文人以顯故東陽顯于隱侯之詠南康顯于王局之題萬川顯于趙公之詩桃源顯于祝氏之書獨瀟湘則歌詠圖畫者極多若僧史寂音回工宋度支是亦顯世者也

阮咸子仲容籍之兄子

昔者有七人之遊乎竹林曰嵇康曰阮籍曰山濤曰向秀曰劉伶曰阮咸曰王戎世稱竹林七賢顏延年

于其中點却山王二氏而作五君詠蓋以山王改節於歲寒

世傳九老圖會昌中白樂天會宴賦七言六韻詩而記之○睢陽五老圖杜衍有七言律詩○元豐中耆英會文彥博有七言六韻詩瀛奎律髓小序

黃山谷詩蓋世成功黍一炊任君子淵註引異聞集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即舍中有少年盧生自歎其貧困言訖思寐時主人方炊黃粱為饌翁乃探懷中枕以授生枕兩端有竅生夢中自竅入其家見其身富貴五十年老病而卒欠伸而悟顧呂翁在傍主人

炊黃梁尚未熟○性理群書載楊龜山勉謝自明詩
少年力學志須強得失由來一夢長試問邯鄲歌枕
客人間幾度熟黃梁熊剛文解此事乃鍾離化呂洞
賓為仙洞賓睡去夢中遍歷清要把麾持節及鍾離
離炊飯方熟故龜山援此以勉謝使之志於道義毋
徒志於功名也右兩事相似故並書

禮記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
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陳皓
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
祥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

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此私字如不
有私財之私言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

唐陸龜蒙以平日詩文稿藏之像設腹中至宋咸淳
中里人醉作其像腹稿始傳元魯伯鄱陽人有詩朋
十人皆工詩賦恐罹兵燹失傳埏埴為罍刻瘞山中
名曰詩塚余謂二子之用心也人以為何如焉凡物
之欲傳而不傳與不欲傳而傳皆出於定數矣妄庸
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爾識量之淺狹
何足觀哉因誦古語云崑崙來風送滕王閣運退雷轟
薦福碑

宗伯瞿景淳曰作詩不過景情二字情景兼者為上
 偏到者次之情景兼到者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
 明是也情到者如張蠟長疑即見面翻致又無書是
 也景到者如謝眺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是也景
 中寓情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是也情中寓
 景者如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是也情景相觸而
 不分者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也一句情一句
 景者白首多年病秋天昨夜涼是也見明無障吳
 黃山谷送人赴舉詩西清詩話云魯直少譽魯八歲
 能作詩送人赴舉此已非習雅
 語集送君歸去明主前若脚舊時黃庭堅詩在入間

沈水香

今八年史李温云詩最多體製每句自二字抵于
 七字每章自兩韻極于百韻未可槩舉近世詩格必
 欲合聯以成章三句者蓋亦罕見周詩則亦有之麟
 趾甘棠等篇是也山谷此詩蓋捨近例而援古法由
 是推之山谷不特句法奇妙早年詩格已高古矣
 平氏撰太子傳曆云推古天皇三年乙卯春三月土
 佐南海夜有大光亦有聲如雷經三十箇日矣夏四
 月著淡路島南岸島人不知沉水以交新燒於竈太
 子遣使令獻其大一圍長八尺其香異薰太子觀而
 大悅奏曰是為沉水香者也此木名旃檀香木在南海

天竺國南海岸夏月諸蛇相繞此木冷故也人以其
射冬月蛇蟄即斫而採之其實雞舌其花丁子其脂
薰陸沉水久者為沉水香不久者為淺香而今陛下
興隆釋教肇造佛像故釋梵感德漂送此木即有敕
命百濟工刻造檀像作觀音菩薩高數尺安吉野比蘇寺時時
放光
按豐後國風土記鏡坂在日田郡西昔者纏向日代宮御
宇天皇登此坂上御覽國形即敕曰此國地形似鏡
面哉曰曰鏡坂斯其緣也
閱練江云凡人為惡有必憲典於生前而必墮地獄

於身後乃改惡修善是陰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
僧之不可以清規約束者畏刑罰而弗敢肆是顯助
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余謂景賢之言非無理致焉
然似陽儒陰佛者也惟如律令之立法以應事斷例
之因事以用法則改惡修善畏刑弗肆者何足論哉
顏之推云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
游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
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
論語皆終成大儒慈谿顏鯨云曾子之臨深履薄體
受歸全子貢晚年進德終聞至論其次若漢文時廣

繪餘錄卷五
三

公年二百八十歲猶傳樂記漢未譙定年百三十歲
 以易教授西蜀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年
 百三十歲博學多藝人尊之如神羅結年百二十歲
 領二十二曹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為耆英首愚謂
 古人至壯而學老而不倦何其賢哉後人歲已弱冠
 猶為遲暮多不讀書面牆沒齒可甚悲惜焉
 蘇文忠人逸也嘗著河豚烏賊魚說蓋所以警悟人
 之意深矣余殊寫于素屏而使來扣者觀焉
 漢書云百聞不如一見黃豫章云百書不如一見面
 江南謔云尺牘書疏千里面自凡人之於新旅也富

貴猶不能不執掌矧貧賤憂戚乎雖然男十生來不
 適秦游楚而不至老區區寧守鄉井乎嘻瞻望父母于
 站于此暨一封書寄漁獵小弟皆天理人情之不可
 稱者豈不念也哉
 古人云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襍以灰賣漆而和以
 油賣藥而易以他物宿昔猶然後世商賈之精黠日
 語額瞬多得贏餘其心未廢不獨商賈士人之風邪
 竊慳吝而歲計日計貨殖交易厚其帑積之積者亦
 倍于商賈可悲也夫
 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著遊仙窟其辭豔而虛其情

用食金卷三
蕩而亂所謂治容誨媼者欲使觀者警覺也
揚震退王密之金羊續懸府丞之魚賈郁辭邑客之
果古今之美談權也後世郡官縣吏要須書諸紳伯
顏嘗賦云檐頭不帶江南物只挿梅花一兩枝亦不
可謂不廉焉

世傳小野小町者一名姝也善詠倭歌眉如青山面
如丹萼黑雲裁兩鬢白雪分雙齒華容婀娜舉止閒
雅且衣裳之麗蘭麝之薰簪珥之富乎使一瞥見者
意奪神駭忘寢廢食侍兒得它犒遺為之梯媒屢傳
其豔簡通觀縷之情然開其懷抱者幾希矣可謂憐

慢無賴之流媼焉有盈者必有虧有榮者必有枯理
之常也及其衰老易琴瑟以刀尺去珠翠為辟纒然
無生計充我口腹無家于倚靠他丐乞街路轉死溝
壑日記秦妙觀事妙觀宜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
多圖其貌售於外陸升之嘗語人曰頃客臨安雨中
一老婦蓬首垢面丐於市藉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
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
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因與之金而遣之
戰國策衛靈公近癰疽醫之彌子瑕幸者二人者與君之
勢以蔽左右復塗偵人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

子何夢曰夢見寵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曰今子奚為夢見寵君而言君也對曰日耀燿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寵則不然前之人燿炙燥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燿於君者也是以夢見寵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古今全史崇禎中舒弘謬撰起三皇盡大元構李峨雪曹勳序弘謬又別撰加大明紀凡歷世之史卷帙灑灑覽者病焉此書簡而易見約而多盡袖珍掌寶殊適千里者不可不寶持也

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耗其半曰鼠雀耗率曰壯哉鼠雀竟不問○唐柳公權嘗著銀盃一筭滕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余謂古人御卑幼以寬恕類多如此

王陽明嘗撰傳習錄而知行合一及良知之說盛行於世高明穎敏之士入其彀中而浸淫有日矣萬曆中慈谿馮柯所謂貞白先生者取傳習錄沉潛根究得其可疑難者分章摘段支疏節駁迴狂瀾於既倒示朱紫於殆瞽有大功於聖門名曰求是編學者不可不讀焉余暇日讀傳習錄了絕嘆伯安之斬新奇

說後又讀未是編而慨惜伯安之偏僻而驅策乎天下之士也聊摘一二而寫以備余性之無記憶焉○王陽明云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在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

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如此馮柯云陽明所謂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者蓋指朱子言也然朱子嘗有言曰大學之書雖以格物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所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

裕家可以_中不齊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
 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
 知未至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觀此則陽明之意
 朱子已先得之特陽明未加深考耳然則知行本體
 信如陽明合一之論乎曰易以乾坤分易知簡能孟
 子以不學不慮分良能良知是可見知行本體原是
 兩件也然易則先之以易知而孟子又先之以良能
 是可見知行雖是兩件而又不可截然分為一先一
 後也所以大學既詳為學之次而朱子又發此段之
 言學者誠於此身體而熟察之則所以為知行者自

可以判然而無疑矣陽明此論未為無見然亦如朱
 子所以發明格物者云爾遂以為知自有行在行自
 有知在而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豈其然乎王氏曰
藏非無此理但指為本體而謂無知行之分又無先
後之別則失之遠矣辨極精明有功聖學至陽明是
處原不掩他
故曰未是
 ○王陽明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
 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
 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
 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
 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
 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

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識。馮柯云：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前節是兩下說見知能不可渾作一箇，後節是一滾說見知能不可分作兩箇。此孟子說知行本旨也。陽明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分明出於孟子。然而不說良能以良知之中兼得良能，則亦只是得他後節意思而已。故其致良知之說，雖覺新奇，終不免危殆而不安也。下文若良知之發，更無思意障礙，即

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克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之說。其病根皆自此中發來。然其理愈悖，而其詞愈戾矣。蓋良知者，知也；惻隱之心，仁也；致知，格物求知之方也。勝私復理，為仁之功也。譬之水陸兩路，相似水路用舟楫，陸路用車馬，有人於此，本欲從水路，乃釋舟楫之用，而驅車策馬於波濤流蕩之間，以求其濟，其勢必有所不行矣。且曰：此便是舟楫也，不亦欺已欺人之甚乎？
王氏曰：致良知之說，陽明自以為新奇，人亦喜其為新奇，此獨說其本於孟子是，看破他帖括不明其仁知之別，是切中他膏肓，夫道若大路，然彼問道于盲者，可以翻然悟矣。

秦所築
城土色
皆紫漢
塞亦然
故云紫
塞

關塞宋馬縞云關者長安之關門也函谷關潼關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或曰西北曰塞東南曰邊
尚書故實云王平南廩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又云干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方圓萬里云唐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備李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纒十六寵冠齊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

馬浪狗於雲陽縣求得一疋畜宜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嘗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盂子以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給醫術二十餘人候脉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瘵効脊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愚謂僖宗所馬踏事出於過誤噬臍何及焉胡不告醫以實乎遂至崩殂此其愚昧之所致可笑
歐陽偕云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

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護助如作廢生是也

宋趙希鵠云畫不脫落不宜敷裝補一裝補則一損精神此決然者至墨迹亦然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

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

以詩為文故不工耳余偶觀樊川集杜牧讀韓杜集

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

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

蘇東坡寓意留意之論陸金谿伎物伎於物之語甚

縱奪在我豈為物所眩惑哉六祖轉法華法華轉淨屠亦出入乎吾道

皇后光明子者淡海公之女聖武帝之妃也體膚姝

白似有光輝故名焉歸崇佛教者殊甚帝造國分寺

東大寺蓋后之勸發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

餓恙乃建溫室普使貴賤取浴后誓曰我親去千人

垢既而竟九百九十九人後有一癩人臭氣不可嚮

邇也后謂今將滿千數豈避之哉強忍揩磨背癩人

曰我患惡瘡者久有良醫教曰使人吮膿必得全愈

願后有患乎后不得已吮瘡吐膿自頂至踵癩人放

大光明告曰我是阿閼佛忽然不見余謂后勸帝建國分東大兩寺費租稅傷民力帝輒從之孱弱不可言也置悲田施藥二院救饑餓拯疾痛可謂小惠譬如欲數米而炊數髮而濯天下億兆限以悲田施藥焉哉惟欲行王政而膏澤下於民是即一大悲田也是即一大施藥也然設温室親去千人垢共沐共浴淫醜亦孔之醜帝何不堅制馭焉多治比真人池守等老臣何不切諫諍焉後見阿閼佛云者恐是后托言於瑞異杜謗於衆口嗚呼后既無內治之資亦失閨閣之禮且至使帝貽垢辱於千載是佛經說捨身

驅人悉入會獸群之所致也可悲也夫

厥戶皇子者用明帝之第二子也生而能言幼年秀穎逸群之才也聖壯一聽十人訟無少違失世稱聖智習佛教於高麗意慈學儒術於博士覺解盡能通達矣推古帝在位之日皇子為皇太子仍錄攝政萬幾悉委焉然歸向佛乘殊甚故其所撰憲法十七條亦有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之言焉蘇我馬子之凶逆也俱謀于太子太子截白膠木刻四天王像納其髻中勦力一心遂殺物部守屋馬子權威顯赫旁若無人後弒崇峻帝云余謂崇峻於太子也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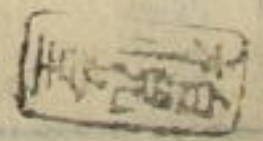
焉叔父焉太子不能討亂臣而報君仇乃春秋之罪人也且造梵宇鑄佛像不知其幾多也費無用之貨財盡蒼生之膏血所謂稱聖德者果何如哉此浮屠之私說而非天下之公論矣
天武者天智之同母弟而大友皇子之叔父也納天智之女菟野皇女為妃天智元年立為東宮後号天武年冬十月庚辰天智寢于病知其不自起而遣蘇賀臣安麻呂召東宮引入大殿安麻呂素與東宮厚密領東宮曰有意而設矣東宮疑有隱謀而慎之勅以授鴻業東宮辭謝曰臣之不幸元多病何能保社稷

願陛下舉天下委皇后仍立大友皇子宜為儲君臣今日出家為陛下欲修功德天智聽之東宮即日出家法服癸未入吉野宮而居之十二月天智崩殂天武天年秋七月皇子發兵與天武戰于近州瀨田皇子軍敗而自縊焉九月天武營宮室於崗本南而居焉是謂飛鳥淨御原宮世所謂淨御原天皇是也余謂天智既立東宮匹耦皇姬及其病革欲俄易皇胤詐讓位於東宮東宮雖愚豈無知其意也何不辭謝焉况安麻呂之讒焉乎此天智暗昧不能深察而內變所由起也東宮亦詐服緇衣入吉野遂殺大友皇



承應二巳仲秋吉旦

補餘雜錄卷之五



Handwritten notes in black ink at the bottom right,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子文' and '補餘'.



